

# 北图所藏《杜诗先后解》

## 明抄本残帙述略

林 继 中

赵次公（字彦材）注杜诗最早见于著录的，是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。早在南宋，赵注已引起重视。如南宋的陈禹锡，花了十余年时光为赵注作了补注，而刘克庄在《跋陈教授（即陈禹锡）杜诗补注》中高度评价了赵次公的杜诗注，说：“杜氏《左传》、李氏《文选》、颜氏《班史》、赵氏《杜诗》，几于无恨矣！”（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一〇〇）可惜这部巨著在南宋时已极难得。南宋林希逸《竹溪鬳斋十一稿》续集卷三十录有赵氏自序，且云：

惜此板（指赵注杜诗）在蜀，兵火之后，今亡矣。予尝及见于杜丞相子大理正家，京中书肆已无有。前两行有“男虎录”者是。

杜丞相当指杜范，淳祐四年拜相（《宋史》卷四〇七本传），可知宋理宗时此书已极难得。此后，元好问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三六《杜诗学引》曾称“蜀人赵次公作《证误》，所得颇多”，但未言明所见是刊本还是抄本。直至清代钱曾（遵王）才在《述古堂宋版书目》中载有宋版赵次公《注杜甫集》。《述古堂藏书目》卷二云：“赵次公《注杜甫集》三十六卷，三十本，宋版。”但洪业《杜诗引得序》注四十九已指出，此为郭知达《九家注》之误。后人所见赵注多散见于各家集注中，如《门类增广十注杜工

部诗》、《九家注》、《百家注》、《分门集注》、《杜诗详注》等，多有引用。沈曾植于明抄本赵次公《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》（下简作《先后解》）残卷后记云：“虽其说散见于蔡梦弼、黄鹤、郭知达书中，而本书则明以来罕有见者。”成都杜甫草堂所藏清抄《先后解》卷首有许承尧题记云：“《四库提要》言宋以来注杜诸家鲜有专本传世，遗文绪论赖《千家注》以存；是亦未见赵解全书也。”可见，至有清一代赵本湮没，虽官方修书亦不得闻见。然而又有谁知道赵次公《先后解》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，直至今天尚有近四十万字的残卷存在人间？这就是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《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》残卷。另一同样的再抄本藏于成都杜甫草堂。

《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》残卷（即末帙七卷，成帙十一卷，已帙八卷），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四集部上记云：

明写本，十二行，二十一字，棉纸精抄十巨册。每卷均先著工部年岁及所在之地，某月至某月所存之诗，次乃录本诗，诗后一格标注，题“次公曰”云云。

钤有“广运之宝”、“臣东阳印”、“青宫太傅”、“大学士章”等印，明内府藏书。

校以北图藏本，若合符契。另一抄本藏于成都杜甫草堂，高31厘米，宽20.5厘米，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，无印鉴。北图藏本成帙卷末有“宣和元刻，共十本，丙寅孟春重抄”的题识一行，草堂本除此题识之外，又别标“辛巳重抄”字样。许承尧题记云：

卷中“玄”字缺笔，“丘”字不加“卩”旁，当是康熙时写本。丙寅为康熙二十五年，然各卷又别标“辛巳重抄”字，当是辛巳又据丙寅本重抄，则为康熙四十年也。

许氏显然未见过明抄本，所以判断错误。所云“玄字缺笔”，非但清讳，亦是宋讳。细检二抄本，桓、敦、殷、匡、竟、朗、构

皆缺笔，“构”字时作“今上御名”、“御名古候切”，皆宋讳。应是宋抄如此，明抄沿之。明抄本钤有“臣东阳印”、“大学士章”，当即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的印鉴。在李东阳生前，明有三丙寅，明抄本当是在此期间重抄者。草堂本乃明抄本之重抄，如许承尧所考，当在辛巳，即康熙四十年。证以二抄本，明抄本之讹、衍、夺、倒，清抄本尽相沿之。如明抄本末帙《八哀诗·郑虔》“老蒙台州掾”注：“贼平，与张通儒、王维并囚宣阳里”，

“张通儒”显系“张通”之误，而清抄本同误。又《八哀诗·李光弼》“公又大献捷”，注引倒作“献大捷”，清抄本同倒。诸如此类，计可条列数百，则草堂藏本系重抄北图所藏明抄《先后解》残卷无疑。不过草堂本自有其存在的价值，特别是明抄本因年代较久远，有些字迹不清，甚至脱页，赖草堂本以存其真。如明抄本已帙卷三《发刘郎浦一首》首联下注：“刘郎浦，乃公安□□□□□□”。下六字不明，校以草堂本，乃知为“之下石首县也”六字。又已帙卷一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舡……》题解缺一页，当是清人重抄以后，明抄重新装订时所脱叶者，今校以清抄草堂本，可得三百余字。

至于此残帙是否为真赵注，已有雷履平同志的详证，兹不赘述<sup>①</sup>。另外，关于赵注本的卷数，与赵次公有交游关系的晁公武，在《郡斋读书志》四上载：“赵次公注杜诗五十九卷”；马端临《通考·经籍志》也载五十九卷，而引起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卷四的怀疑。钱云：

予观《通考·经籍志》云：赵次公注杜诗五十九卷。今按赵注散见于蜀本，曾序已称其最详，卷帙安得有如此之富？恐端临所考或未核，书此以谗世之读杜诗者。

雷履平在《四川师院学报》1982年第1期《赵次公的杜诗注》一文中驳钱说云：“成都杜甫草堂所藏清康熙抄本赵次公《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》残存的三帙，本〔末〕帙七

卷，成帙十一卷，已帙八卷。成帙卷十一后有题识云：‘宣和元刻，共十本’。这三帙仅十之三，已达二十六卷，原书卷数当在五十九卷以上。”钱、雷虽然一以为不足五十九卷，一以为在五十九卷以上，但对五十九卷表示怀疑是一致的。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四集部上称：

甲寅夏秋，扬估陈蕴山驰书来告，余斥五百金收之（按指购买《先后解》一事）。及细检，乃知非完帙。原题末帙、成帙、已帙，当是丁、戊、己三字，盖原书五十七〔九〕卷，当分甲至己六帙，此仅存其半，故贾人涂改以泯其迹。

可见，今存抄本残帙应是丁、戊、己三帙。今检抄本“末帙”卷三《子规》题下云：

次公于丙帙成都诗中《杜鹃行》古诗题下言之详矣。

“成帙”卷二《暮春题灋西新赁草屋五首》注有云：

其说详于丁帙卷一。

仅此二例，足证傅说之正确。以全书六帙言之，残抄本三帙为全书二之一；以卷数言之，抄本残卷三帙计二十六卷，而前此甲、乙、丙三帙篇数较多，合三十三卷是合理的。则全书五十九卷无可疑者。那末，抄本题识“宣和元刻，共十本”又作何解释？我认为“共十本”当即傅氏所谓“棉纸精抄十巨册”（见上引），并非“十帙”。至于“宣和元刻”，本属子虚乌有。盖检抄本已〔己〕帙卷三《登岳阳楼》，附有次公诗一首，其末句云：

“中原隔氛祲，回首泪如倾”。邵溥谓为“亦杜公忧国之念，正今日事矣。”可知赵次公注杜成于南渡以后，哪来的北宋“宣和元刻”？钱雷二氏所疑非是。

《钱注杜诗·略例》云：

杜诗昔号千家注，虽不可尽见，亦略具于诸本中。大抵芜秽舛陋，如出一辙。其彼善于此者三家：赵次公以笺释文

句为事，边幅单窘，少所发明，其失也短；蔡梦弼以摭摭子传为博，泛滥踳驳，昧于持择，其失也杂；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，支离割剥，罔识指要，其失也愚。

钱谦益虽从号称“千家”的宋注中独标识次公等三家为其善者，但也深所贬斥。诚然，赵注有其缺点，但“边幅单窘，少所发明”之评未为中的。现就北图藏本看，次公注杜，不仅是“误者正之，遗者称之，且原其事因，明其旨趣，与夫表出新意”

（林希逸语），且有题解、系年、串讲、品评、《纪年编次》<sup>②</sup>《句法义例》<sup>③</sup>种种。其体例之完备，前此未之见。因全帙的散逸，后人但从集注本见其所引，而集注本所引之赵注又往往笺释文句一端而已，是以难免钱谦益“边幅单窘”之讥。即使详如《九家注》，也每每删去题解与系年考辨部分，及对宋人的驳难，而《纪年编次》、《句法义例》更是湮灭无闻。沈曾植在明抄本后记指出，后人因未窥全豹而对赵注的评价难免失之片面，这是符合实际的。今试以《杜鹃》“西川有杜鹃”为例，足资隅反。《钱注杜诗》卷六笺云：

黄鹤本载旧本题注云：“上皇幸蜀还，肃宗用李辅国谋，迁之西内，上皇悒悒而崩。此诗感是而作。”详味此诗，仍当以旧注为是。

钱氏持旧说，而北图藏本末〔丁〕帙卷三《杜鹃》注则驳旧注云：

又谓“上皇幸蜀还，肃宗用李辅国谋，迁之西内，上皇悒悒而崩，此诗感是而作”。亦非是。盖迁徙上皇岂独百鸟饲杜鹃之子而不若而已哉！况上皇之迁西内在辛丑上元二年，明年遂崩，至今岁丙午大历元年公在云安赋诗，已六年矣，既隔肃宗，又隔当日代宗，而却方说迁徙事以为刺哉？赵注驳得有力。钱、赵二注相较，自当以赵注为有所发明。又，明王嗣爽《杜臆》卷七释《杜鹃》条亦袭赵注。《杜律虞注》注

《题桃树》诗之说，只要细检赵注抄本末帙卷三《题桃树》之题解，就可以发现它们皆袭用赵说。尤应指出的是，《题桃树》诗注，历代以伪虞注最负盛名，“虞批”曾风行一时，后人将这条“深得于杜”（杨士奇语）的笺注归功伪虞注，实在不公。现得北图赵注残帙核之，将赵注归赵，亦一快事！

清人周春《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》称：“杜之有注，自赵次公始也。”按，在赵氏之前，已有伪王洙、黄伯思、杜田、师尹、薛苍舒等多家注杜，但称得上全面、完整地阐释杜诗，集北宋注杜之大成，开后世注杜之法门者，自当首推赵次公。周春所谓“自赵次公始”，便是强调了这一层意思。而北图藏本《先后解》残帙使我们对赵注重视整体性的特色有更深刻的感性认识。

尊杜甫为“诗史”，始见于晚唐孟棨的《本事诗》，但至宋人才普遍称之。胡宗愈《成都草堂诗碑序》云：

先生以诗鸣于唐，凡出处、动息劳佚、悲欢忧乐、忠愤感激、好贤恶恶，一见以诗，读之可以知其世。学士大夫，谓之“诗史”。（《草堂诗笺》传序碑铭）

对“诗史”这一评价促使注家将重点放在作品所处历史环境的再现上，务使出处粲然可观。这对只在字面意义上的疏通下功夫、求本意的旧阐释学来说，无疑是一大进步。赵次公对“诗史”的评价是接近胡宗愈的，其《杜工部草堂记》云：“推杜陵野老，负王佐之才，有意当世，而肮脏不偶，胸中所蕴，一切写之以诗。”（《成都文类》卷四二）出于这一认识，所以赵注以历史环境为线索，多角度地探求诗心，寻找整体地把握杜诗规律。

赵注重整体性首先突出地表现在体例上。

一是编年，既有甲帙之《纪年编次》，又有卷首与题下的诗系年，及句解中所引之大量史实。这就使千余首杜诗首尾一贯，成为历史的画廊，粲然可观。

二是首创《句法义例》，可惜此项目与《纪年编次》同佚，今存丁、戊、己三帙提及《句法义例》者，尚有：“西江”、“檣乌”、“江汉”、“莫”、“桃源”、“定”、“百丈”、“惨淡”、“骐驎”、“苦心”、“南极”、“双纪格”、“元”、“白头吟”、“气冲”、“鳧舄”、“商山四皓”、“短褐”等数十条，可见其规模之大！如“檣乌”条，末〔丁〕帙卷七《夜宿西阁晓望呈元二十一曹长》“檣乌宿处飞”注：“檣而系之以乌，公屡使矣。此乌非真是‘屋上乌’之‘乌’也，特檣竿上刻为乌形，以占风耳。晋令车驾出入，相风在前，正是刻乌于竿上，名之曰‘相风’……故公有云：‘檣乌相背发’、‘危檣逐夜乌’。而今云‘檣乌宿处飞’，杜诗〔时〕可不省，乃云檣挂帆木，而乌泊其上。假使真乌泊檣上，何至‘背发’与‘夜相逐’，而于‘宿处飞’乎？况公诗又有曰‘燕子逐檣乌’，则真燕逐檣上之刻乌而飞也。……详见《句法义例》。”于此可见其探求之深。

三是串讲与题解。次公往往能于题解中对诗的主题或结构进行分析，又往往数句为注，一气连贯，前后互相发明。如末〔丁〕帙卷四《古柏行》“君臣既与时际会，林木犹为人爱惜”句注，认为前此一联言“苍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”，后此一联言“云来气接巫峡长，月出寒通雪山白”，皆是形容之句，本可相接为一气，何以要中间入此“君臣”一联呢？“曰，此公诗之妙处也。盖柏虽有四十围之大，二千尺之长者，而后人如萧欣，辄伐之，不能久存。惟此柏以君臣际会之休，故人爱惜以至于今也。惟其如此，然后致‘气接’、‘寒通’之远焉。”由结构入手，把握全诗脉络，发掘深蕴的诗意，堪称妙解。

四是“以杜证杜”。即将一部杜诗视为一个整体，首击尾应，环譬而喻。成〔戊〕帙卷七《玩月呈汉中王》“江城”注，连类而及，所引杜诗先后八句，得出“凡滨江州县，皆可谓之‘江城’”的结论，令人信服。又如成〔戊〕帙卷七《社日两

首》之二，“今日江南老，他时谓北童”一联，赵注云：“公有《夔州歌十绝句》，其五云：‘灊东灊西一万家，江北江南冬春花’。灊东灊西，则言灊水之西岸、东岸也；江北江南，则言大江之北岸、南岸也。公于后篇《卜居》诗有云：‘云障宽江北，春耕破灊西’。又诗又云：‘畏人江北草，旅食灊西云’。其言‘江北’，盖夔江之北也。今此云‘江南’，亦夔江之南矣，况州治之对见，有称‘江南村’焉。公杜日在江南村，故得以‘江南老’自名。渭北，则咸阳也。……公昔有家焉，其《春日忆李白诗》云：‘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’，正在咸阳所作也。句云：‘他时渭北童’，则言其为童时，杜日在咸阳也。”左穿右穴，出没杜诗，令人叹赏。设使钱谦益得见此抄本，或当收回“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，边幅单窘，少所发明”之讥评。

北图所藏明抄本《先后解》残帙之价值，还在于保留了不少今日已散佚的诗文资料。如王绩诗：“人世何劳隔生涯”（末〔丁〕帙卷四《送李功曹之荆州》注引），《久客病归》：“沉绵赴漳浦”（成〔戊〕帙卷六《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》注引），《病后醺宅》：“公幹苦沉绵，居山畏不延”（成〔戊〕帙卷十《送高司直寻封阆州》注引），以上王诗为《全唐诗》所失收，《全唐诗外编》亦未之见者。今承西北大学韩理洲同志代核以新发现两种五卷本《王无功文集》，文字无出入，《久客病归》全题作《久客齐府病归言志》。可见赵注所保存佚文之可靠，也可推知残抄本中尚保存一些佚文，如认真进行清理，定有不少收获。

沈曾植于明抄本后记云：“要就全书论之，自当位在蔡（指蔡梦弼）、黄（指黄鹤）两家之上，埋沉七百年，复见于世，沅淑（傅增湘字）其亟图鼎鑪，毋令黎氏草堂专美也。”北图所藏明抄《先后解》的确是难得的珍本，为治杜诗者不可不读之书。惜乎海内外治杜诗者尚仅有就《九家注》所引而言赵注，因撰此文略事介绍，以引起重视，亦尝鼎一臠之意耳。欲深论《先后解》，

请俟来哲。

注：

①雷履平《记成都杜甫草堂所藏赵次公杜诗注残帙》，《草堂》1982年第2期。

②见于成〔戊〕帙卷十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注，曰：“次公有说，具于《纪年编次》，甲帙中”。惜本已残缺。

③残帙多处提及“详见《句法义例》”。如：末〔丁〕帙卷七《夜宿西阁晓望呈元二十一曹长》“樯乌宿处飞”注有云：“详见《句法义例》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福建省漳州师范学院

## 冯梦龙《如面谈》与《中兴伟略》补正

《文献》第14辑有谢巍同志《冯梦龙著述考补》一文，同刊1985年第2期又有易名《补正》和谢巍《订补》，但冯梦龙还有一种著述《如面谈》，以上数文不见考出。该书共十六卷，作者署名：“钟惺纂辑，冯梦龙订释”。刻本九行二十字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字。白口，四周单边。前有题“冯梦龙”、“钟惺”各一叙。孙殿起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著录：“《如面谈》十六卷，明景陵钟惺纂辑，古吴冯梦龙订释，无刻书年月，约天启间阖门叶碧山刊，查系应酬俗书，内有违悖语句，应请抽毁。”此为清代禁书之一，恐流传不多，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亦不见著录。广西柳州市图书馆藏一部，竹纸刷印，八册，存一至十五卷。

谢巍同志《订补》提及冯梦龙《中兴伟略》日本刊本，云：“书后有‘正保（1644—1647）参峨下春月宗知刊行’牌记”，恐是未亲见刻本，而照录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（313页）之著录。傅误“岁”（繁体）为“𪛗”，谢转写为“峨”，柳州市图书馆藏此刊本，一卷，大黑口，四周双边，无格。前有冯梦龙叙，题“七十二老臣冯梦龙恭撰”，卷末牌记：“正保参岁下春风月宗知刊行”，正保参岁即隆武二年（1646）。另，谢文“春”下脱“风”字。

• 刘汉忠 •